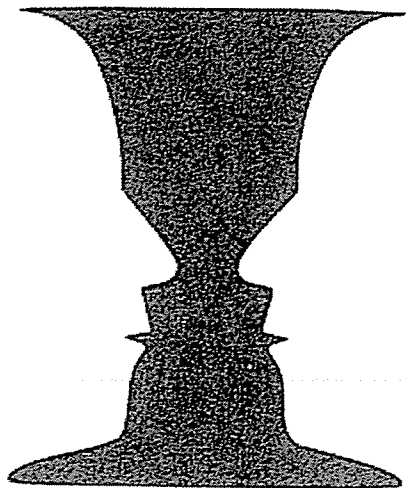


這樣的吳詠慧

翟志成

第一次和吳詠慧見面，是在四年前。那時伊似乎還沒有姓吳，也不叫詠慧，而是和區區在下一樣，取了個俗得讓人聽後就忘了的名字。害得我在過後的四年



內，老是把他和台大歷史系某教授的名字搞混在一起。當時伊是哈佛歷史系快要出爐的新科狀元，到夏威夷是爲了參加第一屆國際朱子學術討論會。我和吳詠慧同文同種再加上同年同專業，這次又同在一個地方開會，經金恆煒兄替我們引介，很快便熟絡起來。吳詠慧少年得志，氣勢正

盛，而我當時也讀了幾年宋明理學典籍，自以為有點心得，於是彼此不免借題發揮，以論學為名，飛快地交換了幾招，所謂「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沒有」，數招以後，我才知道遇到了真正的高手。吳詠慧不僅西學根基深厚，在中學方面，功夫也極為紮實。伊對徐復觀、牟宗三二先生學說的精熟，連我這個系出「新亞幫」的科班生，也不能不暗暗點頭。

金恆煒兄租了一輛小汽車，我和吳詠慧在休會期間，也常乘坐金恆煒兄的便車環島瀏覽。閒談中，我才知道吳詠慧在美國數年，居然連汽車也不會開。在美國生活，最可寶貴的是那種天大地大，魚躍鳶飛的自在和自由，不會開車等於少了兩條腿，哪裡還有什麼自由和自在可言？問伊去過賭城沒有？沒有！到過情人酒吧沒有？沒有！小電影看過沒有？沒有！異姓朋友交了沒有？什麼！還是沒有……哪平時有什麼消遣？讀書！？讀書之後呢？還是讀書！？

……我的老天！

會議結束後，我和吳詠慧再也沒有聯絡。後來聽杜維明教授說，吳詠慧終於回

台灣教書去了。吳詠慧書是讀得不錯，但我自放洋以來，平均每天有八小時要和該死的書本打交道，誰要在我放下書本後再談起讀書，我一定會瘋掉。我要的是在菸卷和咖啡的飄香中，能和我暢談風花雪月的騷人墨客；我要的是青梅煮酒、杯盤狼藉之後，能悲歌慷慨、拍遍欄杆的英雄豪傑，至於只會啃書的蛀蟲，對不起，我目前暫時還不缺。反正這一類型的寶貝，在教室裡要多少有多少。

兩年前我到台灣參加一學術會議，居然一點也不會想過抽空去見吳詠慧一面。倒是金恆煒兄向我提及吳詠慧最近剛結了婚，伊的另一半也叫吳詠慧，論長相可以打一百分。一百分的漂亮人物，無論是男是女，我一輩子還未見過。吳詠慧這蛀書蟲，說不定還真有什麼過人之長，沒有來得及被我發現。要不，就一定是哈佛文科博士的招牌，在台灣還算值幾個錢。經金恆煒兄一提，我的心倒有點癢癢的，忽然很想去見見吳詠慧。後來不知是什麼原因，吳詠慧到底沒有見成。由台灣回到新加坡後，一念及此，心中未嘗不能無憾。但我始終弄不清楚，我的一絲遺憾，是爲了沒能見到書蟲吳詠慧呢，還是爲了沒能見到一百分的吳詠慧。

大約一年半前，吳詠慧開始在報章上一篇又一篇地撰寫《哈佛瑣記》，書蟲會寫副刊文章，此乃一奇。寫得居然還蠻清暢新穎，實中透虛，虛中藏實，更是奇中之奇。哈佛之於吳詠慧，是香客心中的聖廟、也是情聖眼中的愛侶，既莊嚴肅穆、仰之彌高、鑽之彌堅，又輕颯淺笑、宜嘖宜喜，一舉手一投足都能勾魂奪魄。虔敬和癡戀的潛流，真積力久，蓄之既厚，一旦噴薄而出，便如漫天花雨，處處留情，使哈佛園中草木瓦石，皆承恩澤。情之一字，可生死人而肉白骨，可化腐朽為神奇，亦可化神奇為腐朽。一九八〇年夏我曾和文船山聯袂造訪哈佛，所得的印象僅平平而已。哈佛近十多年來在全美各大學的排名，也不見得會在柏克萊、史丹福之前；哈佛的校園，和柏克萊、史丹福相比，也不能算頂頂漂亮。情人眼中的西施，若落在不相干者的眼中，卻未必具有千媚百嬌的顛倒眾生相。哈佛不是我的情人，我只是哈佛的不速之客。審美需要感情的灌注，生命的投入。無情的我，合該領略不到哈佛的極好處和極美處。

讀《哈佛瑣記》，就等於是重遊哈佛。這次多了吳詠慧作導遊，只見他一時口

若懸河、舌底翻蓮，一時閉目吟哦、念念有辭，一時比手劃腳、上竄下跳……《瑣記》中的吳詠慧，不再是檀島時那個言語無味、傻頭傻腦的書蟲。伊變成了手持麈尾、談玄說空的魏晉高士；變成了澤畔行吟、淺斟低唱的騷人詞客；變成了在知識海洋的沙灘上拍手歡呼，一面撿拾貝殼、一面嬉戲逐浪花的小孩……吳詠慧對哈佛的款款深情，在不知不覺之中，竟消融了我對哈佛的疏離和冷漠。在他的帶引和講解之下，我開始慢慢體味到了哈佛的各種各樣與眾不同之處。徘徊在羅以斯、帕瑪、詹姆士，還有桑塔耶拿曾散過步的「哲人之路」，和懷海德對談，和古代各大哲神交千載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原來是如許的神怡心曠；那條漸被毒水污化了的查理士河，在斜陽照晚、薄霧輕籠之際，原來竟會如許的楚楚可人；「大學館」牆壁的長春藤，在四季轉換中，像變色龍一般，由青而墨綠，由墨綠而橙黃，由橙黃而火紅，由火紅而灰白；原來也不輸柏克萊四季蔥綠的紅木林；還有那在大師授課後拍爛手掌的滋味，以及偶被大師品題時的既驚且喜……一切的一切，既遙遠又貼近，既陌生又親切，讓人心旌搖搖，熏熏然有點醉意。我申請讀博士班時，名單上

此處

沒有哈佛，我的論文導師從柏克萊被挖角到哈佛時，我也從來不曾想過要跟老師一道轉學到哈佛，世界上所有的大學中，我只愛柏克萊，我對柏克萊始終一往情深，但在讀《瑣記》之時，我的心底突然莫名其妙地爬上了一絲絲惆悵的感覺——如果到哈佛去讀個一年半載，不知是否也和柏克萊一樣的充實而有趣？

吳詠慧在今年一月，由台灣來到新加坡，成了我在東亞哲學研究所的同事。學問的追求永遠沒有終點，多讀了四年書，彼此愈覺得天下之大，而愈感到自己的渺小。我和吳詠慧，也由四年前的檀島論劍，換成了星洲的「今宵只談風月」。談風花雪月的吳詠慧，比談哲理邏輯的吳詠慧，不知有趣和可愛了多少倍。吳詠慧的另一半目前正在美國謀求發展，我的太座也正在新大陸的大學裡教書，島居的枯寂無聊，若沒有了吳詠慧，真不知如何打發。我們朝夕素心相對，以沫相濡，但卻從未想過要到加東數星星，到西灣送夕陽。吳詠慧從來不掩飾自己的「名」(snobbery)，能被伊青睞的只有名校、名車、名牌衣飾，以及華屋和美食。只可惜伊的錢包偏偏不爭氣。我是最典型的老廣，一生中除了美食之外，對任何「名」都

如

可以不要。星洲的大牌檔，可能會有不錯的美食，但吳詠慧又嫌到大牌檔有失身份，我也確實有點怕了大牌檔的熱和髒。於是，我們去得最多的地方，是新加坡的各大飯店，然後，多半還會看一場西片。偶爾，爲了講義氣，我也會陪吳詠慧逛一次百貨公司。看著伊留連在琳瑯滿目的各式各樣法國名牌面前，件件都想買，卻一件也買不起，真是既感傷又有趣。只有一次，伊一咬牙，在女裝部買了個法國名牌皮包，在回家的巴士上，伊不住地摩挲賞玩，起勁地吹噓自己如何如何的品味高超……哈佛的博士回台灣，個個非富即貴，誰會爲了區區一個法國皮包而沾沾自喜、驕其好友？若要在台灣選舉最吃不開的哈佛博士，恐怕沒有人能和吳詠慧競爭了吧。

吳詠慧的錢包雖然不爭氣，但撰寫《哈佛瑣記》，卻著實在文壇闖出了不小的名氣。報社經常轉來讀者的來信，其中有不少是麻甩佬露骨的求愛情書。有一個麻甩佬，大概是瓊瑤的小說看多了，竟來信盛讚「好姑娘」吳詠慧那「水汪汪的大眼睛」，笑得我抱著肚子滿地打滾。我的好友文船山，知道我和「才貌雙全的才女」

朝夕相對，深怕我會日久情生而難以自拔，特由美國寄書規勸。我的太座由美國來到新，和吳詠慧只見了一面，兩個星期後便十分放心地打道回府去也。她知道文船山的憂慮，永遠不會變為事實；她知道我和吳詠慧的關係，如豆腐煮蔥，真正是一清二白，絕對沒有一絲一毫的男女情愫牽扯在內。吳詠慧絕對沒有可能跟她爭丈夫。要爭，也一定爭她不過。

吳詠慧喜歡做白日夢，伊夢想著在全世界各地的香格里拉酒店中，都能擁有一間只供自己專用的豪華套房。每次走過賓士五〇〇大房車的旁邊，他總會說十分適合自己身份，接著下來便閉目自我陶醉一番，在精神上享受著佔有名車的樂趣，雖然伊至今還不曾學過如何駕駛汽車。吳詠慧天生膽小，看兇殺電影時總要閉著眼睛，有時還要用雙手掩著耳朵，但他卻夢想著自己是一身鐵膽海軍大將，正率領著無敵艦隊長途奔襲中途島。吳詠慧最喜歡從事的研究，還是報章上尚未偵破的兇殺案，常為此絞盡腦汁，廢寢忘食。那時伊謙卑得很，只求當一個刑警大隊長便心滿意足了。這麼多白日夢中，吳詠慧做得最多的，還是老天爺突然掉下一百萬美金，

好讓伊立刻退休，回哈佛旁買一小房子舒舒服服地讀點閒書，能達成這一夢想，看來只有中大馬票一途。在每個月的大馬票開彩時，吳詠慧總是那麼躊躇滿志，容光煥發，老是給我們開出無數中獎後如何如何的空頭支票。好像錢早已存進了伊的銀行戶口，就差等伊去搬運一樣。幸而在每次開彩之後，吳詠慧也不如何地傷心和難過。反正這次不中還有下次，有賭未為輸嘛！

吳詠慧愛編夢，更愛和朋友分享自己的美夢。我經常被吳詠慧拉進伊的太虛幻境中作客。有了夢幻，也就有了希望，日子果然過得痛快多了。伊沒有一絲一毫的居心，事無不可對人言，整個人就像是水晶雕成的，你一眼就能看透伊的肺腑心肝。我自問也算得上是一個坦率的人，但和吳詠慧那種近乎透明的童心相比，我常常為自己世故而自慚形穢。吳詠慧事親至孝，對朋友極有義氣。「為朋友兩肋插刀」，是伊老愛掛在嘴邊的豪言壯語。吳詠慧膽子小，又最怕見血，所謂「兩肋插刀」云云，我看還是「得個講字」的成份居多。但伊確是全心全意替朋友設想，很少替自己打算。吳詠慧自己窮得要死，但每聽到朋友有困難，總是打腫臉皮充胖子

要借錢給別人應急。有朋友開出版社，伊便義務替人家拉稿，不僅書信往來、費時費事，而且長途電話劈劈拍拍地打，每月電話公司帳單一到，便要愁眉苦臉。有一次，吳詠慧發誓再也不打長途電話了。但才不過一個星期，伊又拿起長途電話，爲出版社的事一講就是大半個鐘頭，問伊爲何又再打長途電話？答道朋友的事情沒辦法完睡不著覺，真不由人不寫一個「服」字。

吳詠慧的《哈佛瑣記》，早在去年便交由朋友的出版社出版。伊早在今年頭，就給我們研究所的同事開出支票：《瑣記》每賣完一版，便請我們到文華酒店大吃一頓。我們由春盼到夏、由夏盼到秋，眼看就快要由秋盼到冬，他的《瑣記》還是未曾出版。倒是伊在今年年中才介紹給出版社的新書，在伊的長途電話督促之下，現在已在台北發行了。姜太公封神，只知封人，不知封己，也是定數使然。吳詠慧在今年年底就要約滿返台，看來我們不大可能有什麼機會，在文華酒店吃掉吳詠慧的版稅了。

人的相知，說到底還是靠一個「緣」字。若我和吳詠慧無緣，便不會到檀島開

會，也不會認識做蛀書蟲的吳詠慧。若吳詠慧不撰寫《哈佛瑣記》，我一輩子也只會把伊看作語言無味的書痴。若吳詠慧不到新加坡，他文章寫得再好，依然與我毫無相干。我由美國、吳詠慧由台灣，什麼地方不好去，偏偏都要來到新加坡，而且還成爲同事，這就是命中註定的緣份。憑著這份緣分，我在書痴和作家之外，又再結識了夢想家的吳詠慧，好名的吳詠慧、小孩子稟性的吳詠慧，以及可以一心爲朋友但卻不敢兩肋插刀的吳詠慧。每個吳詠慧，我都不討厭，但若集合在一起，會更討人喜歡些。

或問：你列舉了這麼多個吳詠慧，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吳詠慧？真正的吳詠慧又是怎樣的吳詠慧呀？答曰：所有的吳詠慧，都是真正的吳詠慧，也都不是真正的吳詠慧。真正的吳詠慧，就是這樣的吳詠慧呀！

原載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）